

王永奇 何光占◎著

The Gorlos Iron-willed
Commando

蒙汉人民联合**抗日的钜制**
《绝地枪王》**导演张多福**精心推荐

郭尔罗斯 铁血队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The Gorlos Iron-willed
Commando

郭尔罗斯 铁血队

王永奇 何光占◎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郭尔罗斯铁血队 / 王永奇, 何光占著. —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16. 1
ISBN 978 - 7 - 5130 - 3824 - 9

I. ①郭… II. ①王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2105 号

内容提要

1939 年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最困难时期, 蒙古族战士哈斯巴根率领五名同志回到郭尔罗斯, 建立抗日铁血队, 筹集给养, 扰乱日军后方。铁血队队长哈斯巴根与指导员田秀秀不负众望, 巧妙地迷惑了日军机关长山本四郎等人, 团结并改造了义匪柳八爷父子, 秘密发动群众, 多次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, 狠狠地打击了日、伪军, 演绎出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同志情、鱼水情、父子情和爱情。

本小说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, 将间谍战、特工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, 有力地弘扬了蒙汉两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, 充满战争智慧, 极具看点。

责任编辑: 蔡虹

执行编辑: 陈晶晶

责任校对: 谷洋

责任出版: 孙婷婷

郭尔罗斯铁血队

王永奇 何光占 著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责编电话: 010 - 82000860 转 8391

发行电话: 010 - 82000860 转 8101/8102

印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mm × 1000mm 1/16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字数: 227 千字

ISBN 978 - 7 - 5130 - 3824 - 9

网 址: <http://www.ipph.cn>

天猫旗舰店: <http://zscqbs.tmall.com>

责编邮箱: shiny-chjj@163.com

发行传真: 010 - 82000893/82005070/82000270

经 销: 各大网上书店、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

印 张: 14.75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围 杀 / 1

第二章 隐 藏 / 21

第三章 破 局 / 45

第四章 药 马 / 65

第五章 火 烧 / 87

第六章 风 袭 / 113

第七章 木 炮 / 141

第八章 营 救 / 167

第九章 囚 战 / 195

● 哈尔滨

● 长春

● 沈阳

围杀 第一章

● 呼和浩特

★ 北京

● 天津

● 石家庄

哈斯巴根正向前迈

大步子，连头也不回一下，

上身更像僵硬了一样。田

秀秀知道他在赌气呢。

『根儿，根儿，你等等

我！』她想笑，笑自己怎么

会突然想到这么个叫法。

哈斯巴根停下了脚步，不

情愿地回头看了看田秀秀，

问：『你叫我什么？』

田秀秀睁着两只大眼睛，

一扬略尖的下巴，回答：『我

叫你根儿，没听见吗？』……

01

哈斯巴根正向前迈大步子，连头也不回一下，上身更像僵硬了一样。田秀秀知道他在赌气。

“根儿，根儿，你等等我！”她想笑，笑自己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么个叫法。

哈斯巴根停下了脚步，不情愿地回头看了看田秀秀，问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田秀秀睁着两只大眼睛，一扬略尖的下巴，回答：“我叫你根儿，没听见吗？”

哈斯巴根噗哧两声，还是笑了起来，直至笑弯了腰。

田秀秀朝哈斯巴根的屁股踢了一脚，说：“笑啥呀，这么叫不亲热吗？不对劲吗？”

哈斯巴根止住了笑声，看了看一里之外的一辆马车，那马车似乎不比他步行快多少。他转过身来，目光跃过田秀秀的额头，说：“亲热，肯定亲热，这要是让那两位听见了，还真以为咱俩是两口子呢，哪来的对劲呀？你还有个指导员的样儿吗？”

田秀秀看了看马车，说：“他们听不见，我问你，谁让咱们两个是两口子的？”

哈斯巴根一挥臂膀，说：“你少跟我提这事，我一想这事心里就不痛快！现在正是小鬼子围山到处有战斗的时候，正是我有用武之地的时候，凭啥稀里糊涂地派我回郭尔罗斯？”

“你看你那德行，你怎么不敢和团长当面锣对面鼓地说说呢？半路上跟我阴阳怪气的，算什么本事？”田秀秀说。

哈斯巴根不吱声了。他确实没有与团长问清楚的勇气，十分简单，他敬佩团长。他在团长面前永远像一个孩子。

“好吧，我现在跟你说清楚了，说清楚之后你再这个德行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田秀秀又说。

哈斯巴根看着田秀秀，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英武之气，与她给兄弟们唱小曲、小调时很不一样。

“自从1937年小鬼子大举南下，吞掉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疑，东北三省成了他们的战略后方基地，我们的活动已经威胁到了他们后方的安全，从

去年开始小鬼子加大了对我们的围攻力度，而今年进攻的力度更是有增无减，现在我们的活动多难啊，你没感觉到吗？”

哈斯巴根当然感觉到了，天天没饭吃没地方住，天天在行军打仗，天天有兄弟死去。寒冬腊月里，冻死、饿死是常有的事。想到这些，他的血仿佛燃烧了起来。

“咱们的一些根据地多次遭到鬼子破坏，给养越来越难，所以团长计划选派一些人员到小鬼子后方去，想办法筹集弹药、粮食、棉衣，若再能整出一些动静来那就更好了，这样也能调走鬼子的一部分兵力，减少鬼子对山上的讨伐力度，可这个计划刚刚拟订出来，就被隐藏在咱们内部的特务知道了，幸好那个特务在发报时被发现了，被及时干掉了，团长怕夜长梦多，所以就选定咱们六人下山了。”

哈斯巴根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！”

田秀秀白了哈斯巴根一眼，又接着说：“你经常自诩白天是郭尔罗斯雄鹰，夜里是郭尔罗斯饿狼，郭尔罗斯现在正在成为小鬼子的粮仓、油料基地，你不觉得那里更需要你，那里同样有你的用武之地吗？”

哈斯巴根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光顾着行军打仗了，没关心这些事情，我说嘛，团长选我下山肯定有他的理由，好钢一定会用在刀刃上……”

田秀秀打断了哈斯巴根的话，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别在这儿肉麻了，团长他听不见的，我问你，你在沈阳上过学，那一定见过城里年轻人谈恋爱喽？”

哈斯巴根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不知道田秀秀突然这么问要干什么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倒是看见过时髦的年轻人谈恋爱，可咋谈的我也不知道。”

田秀秀侧头笑看着哈斯巴根，哈斯巴根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我真不知道，我没必要骗你。”

“看你这样是真不知道，听说你家里有一个相好的格格，既有地位又漂亮，还很善良，你当然没心思在外面谈恋爱了。”

“那相当于汉族人的娃娃亲，当不得真的！”

田秀秀走到哈斯巴根近前，哈斯巴根后退了两步，说：“你、你要干什么？”

田秀秀拿出一块怀表打开看了看，又看了一下哈斯巴根，说：“一刻钟，一刻钟咱们俩得谈好恋爱。”

“你说啥玩意儿？”

“别废话，我命令你，一刻钟之内自愿与我谈完恋爱，然后边追马车边结

婚。”田秀秀理了理秀发，说：“你看着我！”

哈斯巴根想看田秀秀又不敢看，但眼角余光还是扫向了田秀秀。

“哎，在山上时你又不是没看过我，别假惺惺的好不好？”田秀秀说。

哈斯巴根转过身来，站在道中间，猛然抬头看向了田秀秀，田秀秀的目光像两团烈火，一下子塞满了他的心间，烧得他全身发烫，直喘粗气。

“现在你放下你蒙古族王爷贝勒的出身，你是一名战士，服从组织需要的战士，根据男女平等原则，你说我俊不俊？”

“俊、俊……俊！”

“你喜不喜欢我？”

哈斯巴根睁大了双眼，浓密的眉毛直往上挑，不知道说啥好了。

“说话，你喜欢不喜欢我？”

“喜——欢！喜——欢！”

“是因为我长得俊才喜欢我的？”

“不是，是、是因为我们是同志战友，是因为我们都想打跑小鬼子，是……”

“还是什么？”田秀秀见哈斯巴根低下了头，偷偷地笑了一下，又怕哈斯巴根看见，便用帽子掩住了大半个脸。

“还是因为，要、要完成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？”

“你心甘情愿吗？”

哈斯巴根又抬起头来，坚定地看着田秀秀说：“心甘情愿！”

田秀秀戴好了帽子，拿出怀表看了一下，说：“还不错，没用上一刻钟，现在恋爱谈完了，该结婚了！”

哈斯巴根迷糊了，问：“咋结婚哪，在这荒山野岭上结、结婚？”

田秀秀推了哈斯巴根一下，说：“你想啥呢？啊？我还没看上你呢，就算看上你了也不能这么便宜了你。”

“不是，我真让你给说糊涂了，我真不知道咋结婚。”哈斯巴根脸红脖子粗地说。

田秀秀走过来说：“你看你那德行，我能白给你呀？我是说婚礼就免了，咱们直接来结婚以后的，我挎着你的胳膊追上马车。”她真的挎上了哈斯巴根的胳膊，往前迈一步险些把哈斯巴根带个趔趄。

“走哇，你想背我吗？”

哈斯巴根脑袋里一片空白，眼前更是一片白，偶尔听见一两声喜鹊的叫

声，也不知道咋走到马车跟前儿的。

马打响鼻了，哈斯巴根觉得要撞到马车上了，他猛地停住，发现马车上的两个爷们儿正在笑呢，快笑岔气了。他再看看田秀秀，田秀秀正得意地朝马车上笑呢。

他要甩掉田秀秀的胳膊，可她拽得还挺紧。田秀秀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别害羞，哎，你看嘎力根都笑成那样了，这表明咱们俩还不像夫妻，还要努力嘛。”

嘎力根很快笑过去了，脸上的表情又像石刻的一样，冰冷梆硬的，赶车的长鞭子一直握在他手里，他似乎在感受着长鞭子。

田秀秀松开了哈斯巴根，走到刚停住笑声的中年男人近前，问：“老刘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老刘长叹了一口气，激动了起来，说：“前面是林石县，以前我曾经在那里活动过，现在是敌占区，我们得小心点，千万不能出事。”

哈斯巴根见老刘拿出烟袋来要抽烟，便试探地问：“老刘，你是不是担心巴特尔和查力图？”

老刘点着烟丝，抽了两口，说：“嗯，查力图我倒不担心，他鬼点子多，我就怕巴特尔闹出事情来，他想事情简单哪。”

“应该不会有事情的，出发时我再三叮嘱巴特尔不要管闲事，对了，我让查力图与他近一些，方便照应一下，放心吧，只要咱们过了林石县就安全了。”

老刘把烟袋锅里的烟灰磕了出去，收好，说：“最好是不出事，可咱们怎么过林石县也得研究一下，千万不能大意，特别是你们装夫妻一定要像，不像的话最容易出问题。”

田秀秀不愿意了，说：“哎，老刘，这怎么能不像呢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敢亲他一下？”

哈斯巴根直往后躲，老刘看着哈斯巴根的窘样，说：“我信，我信，总行了吧？”

哈斯巴根噌地蹿上了车，说：“先上车，一边走一边琢磨法子吧。”

田秀秀挨着哈斯巴根坐着，看了他一眼。他把车上的棉被给田秀秀披上了，田秀秀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马车很快就成了一个黑点，直至不见了。

02

进林石县城时已经中午了，街上仅有的几个行人低着头，皱着眉，一脸菜色，很像被寒风吹倒的黄草，腰都直不起来。

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小饭馆，老刘朝哈斯巴根使了个眼色，哈斯巴根扶起一直躺着的田秀秀。

田秀秀慢腾腾地下了马车，脚下似乎没了根，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小饭馆，几绺长发从额前耷拉下来。哈斯巴根扶她坐下，小伙计已经来到了近前。

哈斯巴根看了一眼店内，太冷清，喊道：“给我——媳妇来碗热面条，我们三个来六个大饼子，炖豆腐来一碗吧。”

小伙计吧嗒了一下嘴，说：“大饼子有，热面条没有。”

哈斯巴根似乎下了好大决心，说：“兄弟，我们有钱，给一碗面条吧，她病好几天了，啥也吃不下呀。”

“大哥，现在粮食实行管制，哪来的白面呀？”小伙计看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田秀秀，“疙瘩汤，要不要？”

老刘和嘎力根进来了。

哈斯巴根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就一碗疙瘩汤吧，来点酱。”

风卷残云一样，哈斯巴根吃完了，田秀秀还在慢慢地吃着炖豆腐，喝了几口疙瘩汤，看了哈斯巴根一眼。哈斯巴根在兜里摸索了一会儿，拿出几张纸币来，说：“伙计，再来八个大饼子，算账。”

哈斯巴根扶着田秀秀上了马车，嘎力根一手提着大鞭子一手牵着马缰绳，朝林石县北门走去。老刘抽着烟袋，哈斯巴根的脸抽抽得像冬天里裂开的杨树皮。

马车走到城门口时，几个鬼子和汉奸正在注视着来往行人。

一个汉奸看见了马车，走过来喊道：“站住，站住，你们干啥的？”

老刘急忙下车，拿出一盒烟来，说：“您抽抽，我们是去乌京给病人看病的。”

汉奸接过烟去，已经走到车边了，看了一眼嘎力根，被他刀一样的眼神吓得一哆嗦。老刘推了哈斯巴根一把，说：“一边去，让管事的看看病人。”

哈斯巴根跳下马车，汉奸揭开被子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只见田秀秀头发乱

乱的，脸上有酱紫色的疙瘩，嘴角还有白色流水，“这是得了啥病呀？”

哈斯巴根一边挠着脸一边慢声拉语地说：“也不知道啥病呀，找了几个郎中都治不好，眼看着就不行了。”

老刘往后拉了拉汉奸，说：“您往后点，这可能是瘟疫吧，您没看又长臭疙瘩又吐沫子吗？”

“把良民证拿出来，我看看！”汉奸真往后躲了。

老刘拿出四个良民证，说：“您看看吧！”

汉奸看了看良民证，又看了看三个男子，塞给老刘后，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！”转身他点头哈腰地拿着烟孝敬鬼子去了。

老刘和哈斯巴根跳上马车，刚赶到城门洞，在朝后坐着的哈斯巴根看见了朝他比划了一下子的查力图。哈斯巴根后仰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：“坏了，巴特尔不见了。”

躺着的田秀秀一动，老刘咳嗽了一声，马车很快走出了林石县城。

田秀秀露出头来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巴特尔出事了？”

哈斯巴根看了看城门口，说：“我刚才看见了查力图，没看见巴特尔，这肯定是出事了。”

田秀秀伸手捅了一下老刘，说：“调头回去，老刘快想应对的法子。”

老刘跳下马车，顺着原道边走边低头寻找着什么，马车在身后跟了上来，脚步、车轱辘都很快。

那个汉奸刚把烟扔了，见马车又回来了，很是诧异。老刘过来朝他猫了猫腰，说：“麻烦您，跟太君说说，我们的钱落在了饭馆里，那是救命钱哪！”

汉奸看着老刘一脸的笑，很不耐烦地说：“去去去，快滚！”

老刘接过嘎力根手里的缰绳，小跑着进了背街里。瘦小的查力图双手抄进袖子里跟了上来。

哈斯巴根小声地问：“巴特尔呢？”

查力图抽出双手，向上掀了掀帽子，露出刀条小脸，说：“巴特尔被抓走了。我和巴特尔在吃饭，突然来了几个鬼子和汉奸，刺刀顶着巴特尔的后背就给押走了。”

田秀秀侧着脸问：“因为啥呀？你怎么跑出来的？”

“我好几天没吃正经饭了，没忍住多喝了几口汤，冷风冒热气的，上了一趟茅房，回来正好看见巴特尔被抓……”查力图越说声音越小。

“快说因为啥。”

查力图看着一言不发老刘，苦了一下脸，说：“我听那个饭馆的伙计说，汉奸说巴特尔长得像蒙古族人，就、就搜，结果在他的大麻袋里搜出了一副弓箭。”

哈斯巴根看了看田秀秀，说：“巴特尔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太显眼了，有那弓箭等于不打自招了。”

查力图轻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光长得显眼，那饭量也显眼，大饼子吃了五个，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正经吃饭的主，啥样人好几天吃不上饭，用脚后跟想也知道是抗联的人。”

田秀秀突然坐了起来，说：“坏了，鬼子知道咱们组建蒙古铁血队的事了，不然不能目标如此明确地抓蒙古族人。”

“好在他们不知道我们这几个人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字，查力图，鬼子朝哪儿走了？”哈斯巴根咬了咬牙。

查力图一指街南面，回答：“鬼子的宪兵队。”

老刘转过身来，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我觉得秀秀和哈斯巴根说的都对，鬼子肯定知道了咱们的计划，目前最大的问题是，鬼子知道了之后会怎么处理巴特尔。”

短暂的无声之后，哈斯巴根说道：“既然知道我们筹建蒙古族铁血队，那鬼子就得找蒙古族聚居的地方，而郭尔罗斯是最容易被想到的，那里是鬼子的重要给养基地，很怕被破坏，郭尔罗斯离此地很远，在此地纠缠蒙古族铁血队的事情意义不大。”

老刘“嗯”了一声。田秀秀急了，说：“林石县城没多大，来去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必须马上出城，要不然时间长了鬼子会怀疑咱们，来个全城大搜捕就更麻烦了，巴特尔到底怎么营救，现在只想这一个问题吧。”

哈斯巴根赞许地看了一眼田秀秀说：“既然鬼子对铁血队的事情所知不多，就不可能马上杀了巴特尔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鬼子应该知道铁血队不会建立在林石地区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把巴特尔押走，或押往乌京或押到郭尔罗斯，所以我们马上出城，找一个绝佳时机再动手。”

老刘上了车说：“查力图你留在城里，盯住鬼子的宪兵队，咱们和小鬼子打一个心理战，我们就是按兵不动，麻痹一下小鬼子，引他们出城。”

“事不宜迟，快出城！”田秀秀又重新把头盖上。

嘎力根打马动了起来，一路向北门赶去。

到了城门，老刘向那个汉奸点了点头，那个汉奸不耐烦地向老刘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是快滚蛋。

03

夜里，倒扣着的瓦盆下冒着一点火光，田秀秀披着被与哈斯巴根等人烤着火，还是被背后的冷风吹得直哆嗦。

突然林石县城内传来枪响，一连几枪，接着枪声密集起来。

哈斯巴根站起来看了看，说：“坏了，查力图动手了。”

嘎力根跑到马车前卸下马套包，又到马车底下找出一个包袱，来到瓦盆前，扔到了地上，说：“咱们进城！”

老刘看着城内，听了听，枪声时远时近，说：“稳当一点，不要慌！”

哈斯巴根急得直跺脚，田秀秀想了想，说：“听，枪声没了。”

老刘笑了一下，又坐下来。哈斯巴根也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如果是查力图动手了，那是吓唬小鬼子早点送巴特尔出城；如果不是他，也能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，也算帮了咱们的忙。”

“一定是查力图开的枪，过会儿他就来了。”田秀秀说得很肯定。

哈斯巴根马上明白过来，说：“嗯，吸引鬼子注意力，伺机出城，别说这小子有点鬼点子。”

四人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见有脚步声传来，哈斯巴根看见一个小黑影在不远处模模糊糊地晃。

“查力图，查力图！”哈斯巴根注视着那个黑点喊道。

黑点几步蹿到近前，正是跑得呼哧带喘的查力图。田秀秀扔掉棉被说：“查力图，巴特尔怎么样？”

查力图喘了几下，说：“问题不大，让鬼子打了几耳光，鬼子明天要送巴特尔去乌京，这条道是必经之地，怎么办？”

哈斯巴根把马套包划开，哗啦一下淌出一些子弹，他一边压着子弹一边问：“他们怎么押送巴特尔？”

查力图想了想，说：“应该用汽车，宪兵队院里有两辆汽车，还有挎斗摩托。”

田秀秀从衣服里边找出一张小纸，看了看说：“你们看，这里离林石县城不远，肯定不能动手，咱们定在这里，这里地处林石双河中间，还有小山包可以利用。”

哈斯巴根把枪收好，说：“咱们三匹马，留下两匹，我和查力图在后，老刘和秀秀现在就起身，在前面等着小鬼子，咱们夹击小鬼子，老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老刘狠抽了两口烟，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。我和查力图在后面，成了最好，如果不成你和秀秀马上去往郭尔罗斯。”

“不行，我是队长，听我的。”哈斯巴根断然否定了老刘。

老刘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是队长不假，可你更应该知道咱们的目的，秀秀，你说呢？”

“老刘说得对，这次听老刘的，到了郭尔罗斯后才能听你的。”田秀秀捡起棉被走向了马车。

查力图向马车方向推了几下哈斯巴根，说：“抓紧走吧，天都快亮了，信不过我和老刘，还是……”

哈斯巴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是信不过，是和她一起别扭。”

老刘哈哈笑了起来。嘎力根三下两下灭掉了火堆，扒拉出来几个烧得有些糊的大饼子递给了老刘说：“给，别饿着！”

马车在夜色里跑远了，天边的星星渐渐隐去。

清脆的马铃声灌进田秀秀的耳朵里，她忽地坐起来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哈斯巴根正在看着后面的路上，什么都没有。

田秀秀向四周看了看，说：“停下，就在这儿吧，根儿，你找个地方隐蔽起来。”

哈斯巴根迅速地下车，朝一个小山包走去。嘎力根从怀里拿出一个大饼子对哈斯巴根说：“拿着！”

哈斯巴根又折回来，拿着大饼子，一边吃一边跑到小山包后面藏了起来。

田秀秀在车上押满子弹，说：“嘎力根，把马车横到道中间，把车轱辘卸下来，装作修车。”

嘎力根把马车横在道中间，又把马拉出车套，卸下车轱辘就开始吃大饼子。田秀秀倚在马车上，看着后面。

远处传来摩托车声音，田秀秀看了看，是一辆摩托车，上面坐着三个鬼子，没架机枪，有说有笑地开过来了。

嘎力根刚站起来，田秀秀低声道：“别动！”

摩托车带着一股冷风，带着一股轻蔑的笑夹杂着听不懂的话语开过去了，很快不见了。

太阳升到树头时，摩托车和汽车声同时传过来。

田秀秀看了看小山包，哈斯巴根没露出身影，汽车后面也不见老刘和查力图。摩托车来到近前，停下，一个鬼子军官比划着叫道：“哎，滚开！”

田秀秀抽出双枪，滚身到马车上，马车放到地上，后低前高，前面支在地上，正适合射击。枪响，鬼子军官中枪倒地。摩托上的鬼子抽枪准备还击，早已蹿出去的嘎力根抡起大鞭子，皮子做的鞭绳抽掉了两把手枪，鬼子疼得直叫唤，没等鬼子下摩托，嘎力根挥动鞭杆已经戳穿了他们的胸膛。

田秀秀击毙了摩托上的另一个鬼子，又提醒道：“嘎力根，小心车上！”

嘎力根一个侧滚，滚到路边的沟里，车上的枪声响起，他身后留下一溜子弹击起的土沫子。

山包上响起了枪声，车头里的两个鬼子应枪死去。铁皮做的车厢里响起了机关枪的声音。哈斯巴根被压制在山包上抬不起头来，田秀秀的子弹不断打进车头，根本不起作用。

嘎力根从沟底运动到车尾，突然蹿出，用鞭杆捅破了车厢的小玻璃窗，鞭杆直接捅进车厢，车厢里传来惨叫声。

嘎力根的鞭子抽不出来，小窗口伸出两支手枪来，嘎力根不得不就地趴到车下。后面传来马蹄声，老刘双枪齐射，封住了小窗口。查力图单手出枪，连续扣动板机，子弹从小窗口打进去。

查力图拍马加速，马到汽车近前，只见他跃身而起，直接到车顶上。老刘打出的子弹封住了小窗口，不断打出小火花来。

田秀秀猫腰跑到车头前，又跑到机关枪扫射的那面，可车厢是铁的，她无可奈何。

查力图轻手轻脚地走到机关枪射击的位置，探头看了看，趴在车顶，一手猛地拽住露出来的枪管，一手顺着小窟窿眼射击，机关枪马上耷拉下来，里边没动静了。

老刘朝查力图、田秀秀摆摆手，车内确实没动静了，他连开几枪，打碎锁头。嘎力根打开门，往里一看，死了六个鬼子，可是没有巴特尔。

田秀秀看了看远处，没看见其他鬼子的车，什么都没有。

嘎力根抽出大鞭子，他那一鞭杆子戳穿了一个小鬼子。查力图懵了，说：“这、这，没有巴特尔呀！”

老刘一拍车厢，说：“坏了，打差了，巴特尔被从另外的路押走了。”

哈斯巴根到了车前看了看，铁青着脸，突然说道：“你们看，这不是鬼

子，你们看鬼子的军装里边。”

田秀秀这时才注意，那几个人的黄色军装里边是东北土布做的棉袄，她急忙说：“我们中计了，快走！”

哈斯巴根拉着田秀秀跑到摩托前，说：“你快上马，我和查力图断后，快！”查力图抱着机枪蹿到跨斗上，老刘翻身上马，打马向前跑去。

老刘、嘎力根、田秀秀策马刚跑开，哈斯巴根就发动摩托车在后面跟了上来。

顿时，三面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，子弹嗖嗖地打过来。

哈斯巴根回头看了一眼，说：“查力图！干掉那个背步话机的鬼子，还有那个鬼子军官，快！”

查力图压住机枪，两个点射，然后蜷缩在跨斗里说：“队长，完活！”他得意地笑了笑，捡起一个小本子来，哈斯巴根问：“这是啥玩意儿？”

哈斯巴根一手接过去，打开看了一眼，甩手扔了。

前方老刘等人俯身贴着马脖子趴在了马背上，马没命地跑起来，后面子弹渐渐打不到近前了。

04

不大的双河城出现了，田秀秀勒住了马，喊道：“停下，等一下队长！”

哈斯巴根到近前停摩托，田秀秀一指双河说：“队长，第一辆摩托早到双河了，所以双河一定有鬼子把守，怎么办？”

哈斯巴根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现在是鬼子便衣军官，你们是我找来的胡子响马，明白吗？”老刘点点头说：“明白，都知道胡子是啥德行吧？”

“知道！”

哈斯巴根重新发动摩托，说：“都跟在我后面，不要慌！”

摩托车与马队几乎是同时到双河城门口的，果然有一队鬼子在把守，正在检查来往行人。

哈斯巴根下了摩托车，看了一眼查力图，查力图把枪口对准了那队小鬼子。

哈斯巴根到军曹近前行了个军礼，用日语说道：“我要进双河，去乌京，请让开！”